

## 无论多远,都要回家

□潘万余

又要启程踏上回家过年的路途了,尽管没有了过去在军营时那种回家过年的急切,但留在心头的那份甜蜜和绽放在脸上的兴奋,还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。

18岁那年参军到部队,第一年在新兵集训队过春节,当大家端坐在连队俱乐部齐声高唱《想家的时候》时,许多人都哭了,那种思亲的感觉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所以,回家过年便成为当兵在外的我们最大的奢望。后来,终于有机会竞争连队仅有的几个回家探亲的指标,托团部的老乡给连长打招呼,我才成为那一年的幸运儿。从青州的尧王山下搭老乡的拖拉机到县城,再坐上大巴车,一千

多公里的路程。上世纪90年代初,高速公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,一路颠簸一路曲折,司机绕道接客,超载被查一扣半天,车辆抛锚……反正是状况不断,没黑没白近两天才到家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,车到高邮时已是深夜,大雨瓢泼,由于大巴车需要继续南行不进车站,我和一名同行的老乡被无情地抛在了马路上,好不容易才与接站的哥嫂会合,但此时我们已然成为了“落汤鸡”……

岁月如梭,虽然服役的部队驻地变了一处又一处,但回家过年的想法始终珍藏在心,奢望不断。因为家的温馨令人回味悠长,亲人的关爱令人无限向往,即便路途遥远也步伐

坚定。从部队转业后,有了自己的私家车,回家的路途上多了妻女,多了快捷,更多了温馨。大包小包塞满一车的礼物回家,返回时同样也是满满一车家乡的土特产。

车子拐进离家最近的那条乡间小道时,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们早已站在门口张望。驻车未稳,家里的小黄狗便蹦蹦跳跳,欢快地摇动着尾巴,围着车辆来回地转着圈,丝毫没有陌生的吼叫……那些情形历历在目,不时地勾起我内心最柔弱的那部分回忆。如今,母亲已经走了,我和父亲有个约定,再远再难的路,我们一定回家过年!

## 车厢习武

□韩克捷

离家求学、工作,一走就是两千多里地,一走就是三十年。

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家,不仅路途遥远,交通还不方便。时至今日,仍然没有动车,更不用说高铁了,比较幸运的是,还有一趟直达列车。细细算了下,三十年来为了春节回家看看,自己竟然已经走过了十多万里的路。十多万里啊!

绿皮火车年代,我要在火车上度过二十五个小时才能到家,经常是在车站十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座位。记得有一年,车过张家口了仍然没有找到座位,但比往年要好一些,还能在车厢头上的过道蹲一蹲。

蹲在我斜对面的是位头发花白、面色黝黑、满脸皱纹的老人,自打上车后就未见他说过话,看样子也不像个常出门的人。

天冷、人多,列车上卖小吃的货车出不来,邻近几节车厢的茶炉也都没有水,我嗓子干干的。晚饭没吃,都快半夜了,实在饿得不行,就拿出随身带的烧饼啃。

对面的老人看看我,咽了咽口水。从上车就没见他吃过东西,应该是饿了。烧饼太干,我也咽不下去了,就请老人帮我看着行李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餐车厢,买回两瓶啤酒(那时,还没有卖矿泉水的)。

我送给老人一瓶啤酒,一个烧饼,我们俩就开始蹲在地上,就着烧饼,对着瓶子“吹”起来。

也许是酒精的作用,老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。我们海阔天空地聊,不经意间聊起了功夫电影,我说电影里的大侠一掌能把人打出好几丈远实在是太假了。老人说确实夸张了些,不过,你要有技巧,把人打出几米远还是不费劲的。我说,那也得有很好的内力吧?!老人哈哈地笑我是武侠小说看多了。他说,哪用得着什么内力,你只要先把对方往下一按,再往后一推就行了。

老人给我讲解了动作细节,然后在我肩上如法操作,我顿觉自己的后背与车厢变得亲密无比了。原来,老人自幼习武,是一位收有徒弟的拳师。

后来,老人又教了我三招实用的攻防招式,他细细地讲解,讲招式的动作要领,用什么部位格挡,向什么方向格挡,如何发力,实战中招式如何变化……

高人在民间啊!老人让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中华武术的魅力,那种真实、精妙、智慧让人情不自禁地击节叫好,这种感觉与看武侠小说和电影截然不同。我们两个在深夜里,在火车车厢的过道里,比比画画,演练招式,其乐融融。

你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吗?现在,每当我想起这次经历,我都由衷地感到温暖。在一招一式中,时间过得很快,清晨时分,车到丰镇,老人下车,我则起身继续寻找座位。

春节,是中国人至关重要的节日,回家过年已成为在外游子的期盼和情感皈依。

纵使离家千万里,一路会遇到各种麻烦也在所不惜,小小的一张车票,承载着家的味道,承载着亲人的挂念与期盼,再远再难的路,回家过年……



## 两代人的回家路

□王炜

上世纪八十年代,私家车还是一个传说,挤车过年回家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

归心似箭的人流,提着并不丰富的年礼,火车、长途车塞得就像沙丁鱼罐头。

想当年我是先在婆家过完年,初二再去走娘家。那时孩子还小,抱着他挤上车,就偷偷地松开手,孩子被挤在夹缝里,反而比夹在我的胳膊肘里还舒服。

后来,我们的小家搬到地级市,回老家跟公公婆婆过年又成了一道铁律。此时孩子年龄渐长,自己有了挤车的能力,但我怕别人挤着他,便两手撑在他头上,随时准备应对乱象。

那时虽没有超载处罚等各种限制,却怎一个“挤”字了得!

随着我们日渐见老,孩子的翅膀渐硬,他回家过年就成了我们的最怕。

怕他买不上回家的车票,

怕下雪路滑车况不好,怕长时间堵车孩子身上冷肚里饥,怕各种意外绊住了孩子返家的脚步……

后来儿子结婚生女,又买了私家车,心里的那一怕又加了砝码,只有听到那声:妈,我们到楼下了!我心里的秤砣才能放下,凑在电话机旁听消息的先生,也悠悠哉哉地掐灭了烟头。

有一年,没过小年,大雪已纷纷扬扬地下了好几天。美丽的雪花仿佛故意搅乱人的心情,在你眼前飘啊舞啊。那时恨不得自己变成火炉,把那些显摆的雪花瞬间融化。无奈北风仍刀子般割得脸生疼,失眠的夜里,胡思乱想的主题总是在孩子们身上。我打定了主意,只要雪不停路还滑,就坚决不让他们回来过年了。先生似是而非地同意了我的建议。打电话给儿子,他也“今天天气哈哈”地应付着我。

令人惊喜的是,腊月二十九的早上,太阳终于露出了久

违的笑脸。上午九点多的时候,儿子来电话说:我们已经上高速路了。

我在电话里嘱咐了再嘱咐:孩子,咱不急,开车一定慢点再慢点,千万不能超车……

虽然要求孩子别开快车,但我们准备午饭的速度却比平时快了许多。我还边忙乎着做饭,边想象着见到小孙女时的情景,就仿佛一个捡废品的紧盯着一个拿矿泉水瓶子的人,眼里随时都准备放出光来。

岂料,那天的午饭等成了晚饭,孩子们也没有按时回来。

打电话问吧,怕孩子们着急;不打电话问吧,我们只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转圈。

那一天,孩子们在济青高速公路上被堵了十个小时,我们也在家担惊受怕了十个小时。

嗨!家的距离,在游子的心里最短。但回家的路,却在父母的眼里最长。

## 咯咯嘎嘎笑着的回家路

□刘英

那是一九九三年春节前几天,我们4个穷学生从青岛四方站踏上了回沂南的客车。我说踏上,而不是说坐上,是因为上车时,座位已满,我们不得已成为站客。我心里暗忖,这下惨了,要站6个多小时呢(那时,客车特别慢,中途司机师傅还要停留吃饭)。

更惨的是,行程期间,还有人不断挥手搭车,只要是去沂南的,司机也不拒绝,直到再也挤不上人为止。此时的客车过道里,人人没有了距离感,紧密团结在一起,身材高大者发挥高空优势,身材瘦小者巧妙利用空间;有人两脚站稳,不敢丝毫怠慢,生怕一抽脚,那脚下的空间就属于别人了;矮者可以清晰地听见高者的呼吸声,并感知直直的热气喷在脸上。

如此拥挤不堪,让回家过年的美好心情,一下子低落了很多,就连有座位可坐的人,神情也焦躁起来。每个人都希望客车开快些,尽快到达目的地,可因为严重超载吧,车比平时更慢了些,大有任你风起云涌,我自不慌不忙的架势。

车终于到了诸城,可比拥挤更恼人的事情来了。有人喊了一嗓子,下雪了。果然,靠着

座位而站的我,把头转向车外,雪花已是飘飘洒洒了。雪越来越大,车越来越慢。车内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抑感,不时传出几声叹息:这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?

叹息声中,突然传出尖利的女高音:“你干什么?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,不安好心。”听到一个男低音低低地说:“没有,真的没有,我只是太累了,想转动转动身子,找个落脚点,不小心碰了您,实在对不起。”女的说:“你在撒谎,你挨着就挨着吧,为什么动来动去的?”男的很委屈地回道:“我真的不是故意的,你看看我的脚,还有一只悬空着没落地呢?”我的一位同学恰巧就站在这位女士的身边,看到窘迫的男生,又朝着前边挤了挤,让出了一只脚的位置给了男生,算解了尴尬。

我的同学热心肠,他想调节一下车内的压抑气氛,便提高了嗓门说道:“我们车上的人,除了打工的,就是穷学生了,都想着回家过个高高兴兴。可天公不作美,我们也不能这么压抑着呀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最近,我读了汪曾祺老师的一篇文章,里面写到一位妇女,多年未生育,到娘娘庙去求子。

她乐呵呵地对送子娘娘说:

“今年来了,我是跟您要着哩,明年来了,我是手里抱着哩,咯咯嘎嘎笑着哩!”她的心态,大家看看,多好啊,她的困难难道比我们小吗?我们只是摊上了车挤、天坏,需要这么压抑吗?我看大可不必,我们互相忍让一下,就可以平安到家的。我们也学学那位妇女吧,“今年我们坐车来了,是要安全到家哩,明年我们坐车来了,还是要安全到家哩,咯咯嘎嘎笑着哩!”同学这一番话后,车里传出了笑声。

那天,我们最终安全到达了沂南县城,尽管足足用了八个半小时。但我经常想起这次回家之路,并经常咀嚼同学说过的这番话。是啊,不仅是在回家路上,在任何时候,我们都应该有“咯咯嘎嘎笑着哩”的心态。

